

THE ELIZAS

即将出书的顽劣少女，
字里行间的叛逆女孩儿；
当现实与臆想交织在一起，
哪个才是真正的她？

「美」萨拉·谢泼德 (Sara Shepard)

著

张超斌

译

记忆的 黑洞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[美] 萨拉·谢泼德 (Sara Shepard) —— 著 张超斌 —— 译

记忆的黑洞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记忆的黑洞/(美)萨拉·谢泼德(Sara Shepard)

著;张超斌译.—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19.6

书名原文:THE ELIZAS

ISBN 978-7-201-14774-1

I. ①记… II. ①萨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97140号

Original title:The Elizas

Author:Sara Shepard

Copyright licensed by Simon & Schuster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9 by

Beijing HongTaiHengX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02-2019-80

记忆的黑洞

JIYI DE HEIDONG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刘 庆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s.com>
电子邮箱 tjrmcs@126.com

责任编辑 王昊静
策划编辑 王 萌
装帧设计 三形三色

印 刷 晟德(天津)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2
字 数 260千字
版次印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联系调换(022-29903096)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,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献给查尔斯·温特

“人类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，都不过是掩饰、欺骗和虚伪而已。”

——布莱兹·帕斯卡

第一章

醒来的那一刻，我正在尖叫。我一睁开双眼，尖叫声立即消失不见，但它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个印记，就像留在湿地上的手印，迅速消弭于无形。我的喉咙刺痛难当，头痛欲裂。我挣扎着环顾四周，却只能看到一片模糊。我的嘴里有股烈酒的苦味。

厉害啊，艾丽莎。你刚逃过命运的魔爪，现在竟又故态复萌？

我回想着因为喝得烂醉而浪费掉的高级套房。星期六傍晚，我到达棕榈泉宁静度假酒店套房后，便拉开了所有房间的窗帘，脱到只剩内衣裤，然后躺在床上。之后我又坐进空荡荡的大号浴缸，又跑到座便加热垫上暖了暖屁股。再之后，我明知故犯，打开房间里的迷你酒吧柜，一口气喝干了好几瓶香草味红牌伏特加。那味道甘美香醇，就像老友重逢，让人浑身舒畅。

我一边喝着酒，一边站在阳台上眺望七层之下的庭院。庭院呈正方形，石板路和花圃交错布置。整个庭院被分成数个独立

的区域，让人觉得隐秘……又方便。传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有一个名叫琪琪·丽思的小明星，在那个院子里被人谋杀了。她头上挨了一棍，估计是她惹上的当地暴徒下的黑手。刚发现尸体那会儿，警方错把她当成了同样一头金发的演员戴安娜·邓恩——两人长得特别相像。人们沉痛地哀悼戴安娜·邓恩，因为她曾在几部影片里跟丹尼·凯同框。

多么悲惨！天妒英才！一定要找到杀害她的凶手，刻不容缓！

后来，戴安娜·邓恩结束美军慰问协会的日本之旅返回国内，才得以告诉大家自己幸得上天保佑，还活得好好的。验尸官弄清楚死者的真实身份之后，好莱坞业内的新闻几乎没为那个受害的姑娘再浪费多少笔墨。人们只顾着庆幸出事的不是戴安娜·邓恩，没人在乎是谁杀了琪琪·丽思。那桩谋杀案至今未破。

喝完第三瓶小瓶伏特加，我脑袋晕乎乎的，便想借着酒劲玩点儿大的。于是我点了客房服务，对接电话的人说：“把每样东西都给我来一份，特别是甜点。”等待期间，我盯着卫生间里的手巾。手巾触感柔软，但很结实，令人无法释怀。我想象杀死琪琪·丽思的凶手用这样的手巾堵住她的嘴，防止她喊叫。也许凶手下手的速度很快，她来不及发出一点儿声音就死了。我摸了摸床边的飞船形闹钟，发现它的顶部尖锐，底座厚重。这倒是一件极为趁手的重击工具。

可是，这会儿我转头再去那个太空时代的闹钟，它却不在

床头柜上了。连床头柜也不见了踪影。还有光线从一扇窗户照进来——现在不是晚上吗？

一张脸凑到我的面前。

“她好像醒了。”

我看到妈妈布满皱纹的前额、线框眼镜和星期六玩风筝冲浪时晒得发红的鼻子。她跟这种场景太不协调，我刚开始还以为自己还在做梦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问道。我话说得很吃力，感觉像有人正坐在自己的脸上似的。

妈妈抿了一下嘴。“艾丽莎。”她的声音沙哑，带着战栗，接着，她叹了口气，那一声叹息很沉重，既悲哀又冗长，充满了压抑和挫败感，“宝贝儿。”

宝贝儿。
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只有当我做了让妈妈特别伤心的事情时，她才会喊我宝贝儿。我们母女俩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我吓到她太多次了。

“怎……怎么了？”我嗓音沙哑地问道。

继父比尔晃到我面前，他两鬓有了几缕白发：“别担心，宝贝儿。你不会有事的。”

我想起刚醒来时的尖叫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我的目光转向左侧。我瞥见继妹无精打采地站在门口。这根本不是我的酒店套房，印象里让人站不稳、嘴里黏糊糊的宿醉也

不太像这种感觉。我注意到左边摆着一台机器，屏幕上闪烁着绿色的数字。机器发出很有节奏、象征着生命的哗哗声，那是身体呼吸的韵律——我的身体。旁边竖着一根输液杆，上面挂着输液袋和输液管。输液袋里滴出来的黏稠液体呈诡异的红色，可当我再去看时，那液体又变得稀薄而清澈。

“我怎么在医院里？”我低声问道。

还是没有人回答我。一阵冰冷的战栗感冲入我的脊椎。一个声音从内心深处窜了出来。

你得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

我听到玻璃杯的碰撞声和音响里传来的“趴地跳跳车”。哪儿来的音响？我的视线开始打旋。有人在说话。

别盯着看。我一直在找你。

我试图攫取这段记忆，可它像庭院里飘落的花瓣一般飘忽不定，随风而逝。有人在尖叫。接着……一切归于沉寂。这是什么时候的记忆？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？

我换了个问题：“今天星期几？”

“星期日。”妈妈答道，“现在是星期日上午。你睡了有一会儿了。”

“我怎么会是在医院？”我又问道，“求求你们告诉我。”

比尔尴尬地咳了一声：“昨晚又有人把你从游泳池里救出

来了。”

我眨了眨眼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并没有感到惊讶。这是第四次差点儿溺水而死的吧？还是第五次来着？难怪我的家人都一副身心俱疲的模样。

“是在宁静度假酒店？”我怯生生地问道。

“你不记得了。”比尔这话像是陈述句，不像问句。

我扫了一眼妈妈。她低着头，紧咬嘴唇，所以并没有看见我摇头，可她显然心知肚明。我厌恶自己让她失望——让她受惊吓——可是……我真的不记得了，像以前一样，又一次的浑浑噩噩。

“我的手机呢？”我问道。

妈妈的表情转为愤怒和厌恶，这是她转移恐惧的惯用方法。

“艾丽莎，现在不是操心手机的时候。”

比尔往前凑了凑：“没错。医生让你多休息，你要先恢复体力。”

我伸头看向盖碧，那副圆框眼镜掩盖不住她悲伤的表情。昨晚的一丝记忆突然钻了出来。那时已是夜里，距离我的大吃大喝已经过了几个小时。我站在宁静度假酒店的游泳池平台上，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儿。以往去游泳池的时候，身旁总是热热闹闹地躺满了人，可在这段记忆里，游泳池旁空无一人，仿佛大家刚刚散去。池水翻涌，毛巾被随意地丢在椅子上。桌上有只杯子翻了个底朝天，一张印有酒店标志的餐巾纸被握成团，落在垃圾桶旁边的混凝土地面上。跳水板摇摇晃晃，仿佛有人刚刚一跃而下……然后化成虚无。

记忆中的天空像不透明的黑色天鹅绒，灰蒙蒙的。空气很纯净，凉飕飕的，仿佛气压骤然下降，带走了所有的湿气。我感觉到脚跟踩在坚硬的游泳池平台上。我站在水边，疯狂地四处张望——我在找什么？我感到一阵惊恐——为什么感到惊恐？接着，我听到了脚步声。身体的运动控制出现混乱，我一下子跌倒了。我听到一声喊叫——是我在喊叫——和陌生人的笑声。我脸朝下拍在水面上，池水出乎意料的寒冷刺骨。我胡乱地摆动四肢，想划水，却很快就放弃了。空气从我的肺里被挤了出来，鞋子在我沉向池底的途中脱落。我是个旱鸭子，从来没学会游泳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，发觉鼻腔里还残存着游泳池消毒水的味道，耳边又响起了那首“趴地跳跳车”。我出了一身冷汗：“找到他了吗？”

妈妈双唇微启：“谁？把你从水里救出来的那个人？”

我感觉那双有力的手又从背后推了我一把。我又听到了那笑声——尖利而充满了嘲弄和得意。

“把我推进水里的那个人。”我低声说道。

盖碧猛地抬起头，妈妈的脸红得像猪肝，一头扎进走道里。“护士。”她惊恐地喊道。

我急得浑身颤抖：“不，我说的是实话，真的有人推了我！”我的嗓门越来越大，“有人把我推进了游泳池！一定要抓住他！求求你们！”

“艾丽莎。”比尔凑过来，“没有人推你，是你自己跳下去的。”

“跟前几次一样。”妈妈捂着脸啜泣道。护士拿着针头锃亮的

注射器走进病房。

我缩回病床上，眼睛随着护士的靠近睁得越来越大，直到微微胀痛。“不！”我喊道。喊叫无济于事，护士不会听，其他人也不会听。他们觉得我是自己跳下去的，这并不奇怪，毕竟我有这种前科，但这一次绝非我自愿——我心里一清二楚。

有人想谋害我。

病房墙上的时钟指向三点十五分，阳光洒进房间，我估计现在应该是星期日的下午。我肯定是被护士扎了一针才睡着的，因为她说——他们都说——我又犯病了。在失去意识之前的百万分之一秒，我还在跟一屋子的人辩白，说这次不是我故态复萌。这一次跟以往的幻觉截然不同。我说的是实话。

屋里静寂安宁，不知道人都去了哪里——或许我的家人都已经走了。我倒希望他们已经走了。

我伸手在床边的小桌上摸索手机，手机没在上面。手机不在身边的感觉让我很是烦闷，就像少了一种感官能力。我错过了好几个小时的新闻，错过了素未谋面的明星、从不见面的朋友和从不待见的远亲的日常照片，错过了鞋子和化妆品的推销邮件，错过了“仅限今天包邮！”的优惠邮件，或许还错过了编辑或经纪人的邮件。我想在谷歌上搜一搜这家医院，看看它的声誉怎么样，再查查昨晚宁静度假酒店的那场事故。我想搜一下输液袋里装的药物，问问Siri为什么所有的医院都弥漫着悲伤，再告诉Siri，我的家人为了让我安生，竟然给我下药。

好吧，喝酒的确是我的错。我跟家人打过包票，手术治疗之

后绝不会再喝酒。可是那酒真的让人爱不释手，一口下肚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说实话，我的自制力很差，意志也很薄弱。但我只是破了酒戒，并不是脑子坏掉了。我跟他们说有人推我这事没有半句假话。的确是有人推了我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

听到敲门声，我嗖地一下坐了起来。一个穿着褪色蓝衬衫的男人走了进来。他留着黄棕色的头发，戴着过时的塑料黑框眼镜。他似笑非笑，手指细长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。我把床单掖好，然后拽紧病服，免得被他看见屁股。我真希望这病服不是白色的，这跟我苍白的肤色太相称了。

“方丹小姐。”他伸出手，“我是棕榈泉警察局的兰斯·科利尔，负责你的案子。”

“你是警探？”我脱口问道，感到整个世界瞬间一片光明。

他坐在病床旁边的塑料椅上：“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听说你会在这里住很长时间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家人说想让你在这里做几天精神疗养。”

我的心一沉：“不，没有，我没有要自杀。”

兰斯的头向右边一转，脖颈的骨头发发出嘎嘣声，吓得我退缩了一下。我最讨厌骨节的嘎嘣声。他翻了一页纸：“从案情报告上来看，昨晚有两个路过的人把你从宁静度假酒店的游泳池里救了出来。没错吧？”

我耸了耸肩：“可能吧。”

“你不会游泳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你在游泳池里做什么？”

“是别人把我推进去的。”

想起上次我说这话时被人扎了一针，而他竟然毫无反应，我很是惊讶。“你看到推你的人了吗？”他平静地问道。

“没有，但我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推我。”

“只是没看到脸，那么你不能确定真有人推你。”

我舔了舔嘴唇：“你觉得我在撒谎？”

他跷起二郎腿。墙上的钟表走动的声音有点儿吵。

“方丹小姐，我注意到你以前曾自杀未遂。”

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：“是，但那是……之前的事。”

“什么之前？”

“脑瘤治疗之前。”

妈妈冲进病房，根本不在乎这是私人会面。比尔跟了进来，盖碧也跟了进来。

“呃，喂？”我尴尬地说道，心里很不爽。

妈妈看向警探：“她去年曾四次试图投水自杀，三次是在酒店的游泳池，第四次是在太平洋——圣莫妮卡。她总说非自杀不可，说有人在追杀她，想害她。后来，大概十一个月前，医生给她做了脑部扫描，发现里面有个肿瘤压迫着——”

“——我的杏仁核。”我打断她的话，迫切地想要重新掌握局面，“那个部位控制身体的情绪反应。”

“我知道杏仁核的功能。”兰斯说道。

“我想自杀就是因为这个。”我说道，“不过医生把肿瘤切除了。我做了治疗，现在好多了。昨晚跟以往不一样，我没想

自杀。真的。”

“可这太相似了，宝贝儿。”比尔轻声说道，“你跑去喝酒，担心别人害你……各方面都和之前如出一辙。”

“不一样。”我环顾四周，他们撇着嘴，眼帘低垂，“真的不一样。”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

兰斯露出一抹傲慢的微笑：“不如你把还记得的事情讲一遍吧？”

我试图攫取游泳池边那双健硕的手推我的记忆，但护士扎的那一针混合了我所不熟悉的药物，以至于现实都像梦境一样不可捉摸。“我走去游泳池，站在池边，后来感觉身体快速移动。后面有人推了一下，我就掉进了池里。游泳池是公共区域，就没有目击者吗？”

兰斯翻了翻笔记：“从报案记录上来看，除了救你的那些人，没有目击者。他们看见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落水了，而且他们说附近没有别的人。他们把你拉出来放在平台上，其中一个人还给你做了人工呼吸。”

我汗毛倒竖，听别人讲自己濒死时的细节太压抑了。我瞥见妈妈的双唇紧紧地抿在一起。

“他们确定没有别人看见吗？”我问道。这似乎有些不太可能。我入住的时候，酒店里有上百个客人。大厅里挤满了戴毛伊·吉姆牌太阳镜的男人和挎托利·波奇牌酒椰手包的女人。

“那会儿正刮风打雷，又下着大暴雨，游泳池区域一个人都没有。酒店员工都觉得奇怪，平台已经用绳子圈住了，你怎么还能上去。”

我从绳子上跳了过去？我那名牌皮革靴子的鞋跟可有五英寸高。到底是什么促使我那么做？

“是谁把我从水里救出来的？”我问道，“是谁？”

他又看了一眼笔记本：“那人叫德斯蒙德·威尔斯。你认识他吗？”

我也伸长脖子去看他的笔记本。德斯蒙德·威尔斯这个名字全是大写，旁边还附了个洛杉矶市区的电话号码。我对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儿印象。我问：“他在酒店上班？”

“他说自己是酒店的客人。”

“那视频监控呢？有没有拍到？”

“游泳池区域平常都有监控摄像，不过由于刮风下雨，那天就把电源关掉了。”

我冷哼了一声：“想必他们刚把我救出游泳池，电力就恢复了吧？”

“没人串通起来害你，艾丽莎。”妈妈的声音几不可闻，却再次带着一股既哀伤又恐慌的情绪。

“酒吧那边的人怎么说？我记得去游泳池之前跟那里的某个人说了会儿话。你能不能去问一下他们？也许他们看到了什么。要么我去问一下也行。你知道我的电话在哪儿吗？我想打给酒吧问清楚。”

妈妈一脸惊慌：“你还去了酒吧？”

我咳嗽了一下。我曾经保证过做完肿瘤手术就不会再去酒吧了，就像我曾保证绝对不会再喝酒一样。我看着兰斯：“我……我只是去透透气，没喝酒。”

兰斯诡异地咳了一声：“实验室对你做了毒理分析，发现你血液里的酒精含量非常高。”

我感到家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我身上。被人当场拆穿谎言太丢人了，尤其是这谎言如此拙劣，然而有时候撒谎是我的本能反应，那些谎言并非出自我的本意。

兰斯翻了一页笔记：“是这样，接警的警察问过救你的那两个人，他们说以前没见过你，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。艾丽莎，你能描述一下跟你在酒吧里聊天的那个人吗？你知不知道名字？”

我使劲吞了一下口水。我不知道。

“是男是女？有印象吗？”

大脑还是一片空白。我连自己有没有跟人聊天都不确定了。

“那可否告诉我你去了哪个酒吧？我会去调查。”

宁静度假酒店的房间里有个大号活页夹，上面列出了六家酒吧：德洛斯酒吧，位于大厅外面的休闲酒吧；玩具猪酒吧，商务人士吃晚宴的地方；特拉克斯，有DJ；梅里塔基，葡萄酒吧；码头酒吧，航海主题的马提尼酒吧；还有夏威夷风情的哈利酒吧。昨晚我喝了一杯斯丁格鸡尾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平常不喝这种酒。

“啊，找到了，你去的很可能是码头酒吧，只有那里的门通向游泳池。”兰斯抬起头，斜眼看着我，“不过你对当晚的记忆可能有些模糊，一方面是因为你喝了酒，另一方面是我翻了一下你的包——找到……噢，想必你知道里面有什么。”

“有什么？”妈妈屏住了呼吸。